



言情
小說
連臺情劫續

〔延陵〕

婦意云何。曰。君自求幸福。余云
胡不樂。獨不能偕行乎。瑪利微笑
曰。君將何時往彼所。曰。日暮。

彼約於晚禮後十分鐘來廳事中。彼
來佛克母亦必至。滋可厭也。顧吾
聲盡耳語。老人決不能聞。瑪利曰

○彼人何名。余至今茫然。曰。路
易佐治。瑪利面色陡變。不禁微呼
曰。彼哉。非警署中人邪。曰。否。
騎兵營之副官耳。胡驚爲曰。余意
有所思。此殆別一人。何同。忽
語。曰。珂蘭。君信與暱乎。曰。
然。曰。然則君昔胡爲入院。曰。

始忘之。儂初學於道院附設之女
校。故卒業後實退處此。但求速去
光。恍同逝水。脫更蹉跎。將老死
此間。永絕人世繁華之夢矣。姊則

易佐治。瑪利面色陡變。不禁微呼
曰。彼哉。非警署中人邪。曰。否。
騎兵營之副官耳。胡驚爲曰。余意
有所思。此殆別一人。何同。忽
語。曰。珂蘭。君信與暱乎。曰。
然。曰。然則君昔胡爲入院。曰。

始忘之。儂初學於道院附設之女
校。故卒業後實退處此。但求速去
光。恍同逝水。脫更蹉跎。將老死
此間。永絕人世繁華之夢矣。姊則

原夫安福部之組織也。欲根本推翻
河間。奉合肥爲元首。樹則自登

揆席。故不惜費數千萬之金錢。而
組織此強有力之政黨。後因直系攻

擊甚烈。西南風雲日緊。知大局之
終不可操縱。乃乞徐世昌出任鉅艱

首。冀得安富貴尊榮。及圖報於清
室。今承此機緣。應選而出。毅然

就任。對於西南各省。以議和爲要
件。對於直皖兩系。以結合爲主旨

○可以爲閣員。膺疆寄。否則豈不
能安于其地位。故太平湖之安福俱

樂部。竟成爲官僚營業之場。凡黨
員欲運某省某官者。必先奔走于其

中。陳述己意。並出代價若干。而後
可如願以償。去歲秋間。某君因運

動某省督。出極鉅之代價。在太
平湖宴會三天。事已成熟矣。

○孰知樹心目中。除合肥外。無
第二人可以悅服者。彼以爲西南與
北方勢不兩立。直系與皖系亦難並
峙。徐世昌之應選。皆安福之功。奈

之計畫。於是。一意。膨脹。安福。勢力
一系之爪牙。以疆吏。一爲家之私產。

○壟斷政財。盤據交通。以國軍爲

之計畫。於是。一意。膨脹。安福。勢力
一系之爪牙。以疆吏。一爲家之私產。

○可以爲閣員。膺疆寄。否則豈不
能安于其地位。故太平湖之安福俱

樂部。竟成爲官僚營業之場。凡黨
員欲運某省某官者。必先奔走于其

中。陳述己意。並出代價若干。而後
可如願以償。去歲秋間。某君因運

動某省督。出極鉅之代價。在太
平湖宴會三天。事已成熟矣。

○可以爲閣員。膺疆寄。否則豈不
能安于其地位。故太平湖之安福俱

樂部。竟成爲官僚營業之場。凡黨
員欲運某省某官者。必先奔走于其

中。陳述己意。並出代價若干。而後
可如願以償。去歲秋間。某君因運

動某省督。出極鉅之代價。在太
平湖宴會三天。事已成熟矣。

現時遷往繩
街夾片打街
正尾梳銀行

處晝夜利便。亦從廉。同胞賜顧請將電話傳來。

▲電話(矢麼)七五三九。
▲(車站)在華僑餐館門口即上海街對面是也。

▲(車站)在華僑餐館門口即上海街對面是也。

▲(車站)在華僑餐館門口即上海街對面是也。

▲(車站)在華僑餐館門口即上海街對面是也。

▲(車站)在華僑餐館門口即上海街對面是也。

▲(車站)在華僑餐館門口即上海街對面是也。

▲(車站)在華僑餐館門口即上海街對面是也。

▲(車站)在華僑餐館門口即上海街對面是也。

筆記

徐樹鋒秘史

廿五續

「組織安福」

原夫安福部之組織也。欲根本推翻
河間。奉合肥爲元首。樹則自登

揆席。故不惜費數千萬之金錢。而
組織此強有力之政黨。後因直系攻

擊甚烈。西南風雲日緊。知大局之
終不可操縱。乃乞徐世昌出任鉅艱

首。冀得安富貴尊榮。及圖報於清
室。今承此機緣。應選而出。毅然

就任。對於西南各省。以議和爲要
件。對於直皖兩系。以結合爲主旨

○可以爲閣員。膺疆寄。否則豈不
能安于其地位。故太平湖之安福俱

樂部。竟成爲官僚營業之場。凡黨
員欲運某省某官者。必先奔走于其

中。陳述己意。並出代價若干。而後
可如願以償。去歲秋間。某君因運

動某省督。出極鉅之代價。在太
平湖宴會三天。事已成熟矣。

三才號同啓

雲高華司理葉曉初特啟

各色餅食

本店前沽之酥餅每百沽價二圓三毫

今減至每百沽價貳圓

入世之心。富貴繁華。實罪惡之藪。
且白雲蒼狗。舉幻非真。百年流
余居此中。花香鳥語。水色山光。若
無非怡情悅性之處。以視人世碌碌

何啻霄壤。未完

第二人可以悅服者。彼以爲西南與
北方勢不兩立。直系與皖系亦難並
峙。徐世昌之應選。皆安福之功。奈

之計畫。於是。一意。膨脹。安福。勢力
一系之爪牙。以疆吏。一爲家之私產。

○壟斷政財。盤據交通。以國軍爲

之計畫。於是。一意。膨脹。安福。勢力
一系之爪牙。以疆吏。一爲家之私產。

○可以爲閣員。膺疆寄。否則豈不
能安于其地位。故太平湖之安福俱

樂部。竟成爲官僚營業之場。凡黨
員欲運某省某官者。必先奔走于其

中。陳述己意。並出代價若干。而後
可如願以償。去歲秋間。某君因運

動某省督。出極鉅之代價。在太
平湖宴會三天。事已成熟矣。

○可以爲閣員。膺疆寄。否則豈不
能安于其地位。故太平湖之安福俱

樂部。竟成爲官僚營業之場。凡黨
員欲運某省某官者。必先奔走于其

中。陳述己意。並出代價若干。而後
可如願以償。去歲秋間。某君因運

動某省督。出極鉅之代價。在太
平湖宴會三天。事已成熟矣。

第二人可以悅服者。彼以爲西南與
北方勢不兩立。直系與皖系亦難並
峙。徐世昌之應選。皆安福之功。奈

之計畫。於是。一意。膨脹。安福。勢力
一系之爪牙。以疆吏。一爲家之私產。

○壟斷政財。盤據交通。以國軍爲

之計畫。於是。一意。膨脹。安福。勢力
一系之爪牙。以疆吏。一爲家之私產。

○可以爲閣員。膺疆寄。否則豈不
能安于其地位。故太平湖之安福俱

樂部。竟成爲官僚營業之場。凡黨
員欲運某省某官者。必先奔走于其

中。陳述己意。並出代價若干。而後
可如願以償。去歲秋間。某君因運

動某省督。出極鉅之代價。在太
平湖宴會三天。事已成熟矣。

○可以爲閣員。膺疆寄。否則豈不
能安于其地位。故太平湖之安福俱

樂部。竟成爲官僚營業之場。凡黨
員欲運某省某官者。必先奔走于其

中。陳述己意。並出代價若干。而後
可如願以償。去歲秋間。某君因運

動某省督。出極鉅之代價。在太
平湖宴會三天。事已成熟矣。

○可以爲閣員。膺疆寄。否則豈不
能安于其地位。故太平湖之安福俱

樂部。竟成爲官僚營業之場。凡黨
員欲運某省某官者。必先奔走于其

第二人可以悅服者。彼以爲西南與
北方勢不兩立。直系與皖系亦難並
峙。徐世昌之應選。皆安福之功。奈

之計畫。於是。一意。膨脹。安福。勢力
一系之爪牙。以疆吏。一爲家之私產。

○壟斷政財。盤據交通。以國軍爲

之計畫。於是。一意。膨脹。安福。勢力
一系之爪牙。以疆吏。一爲家之私產。